

从梅勒斯看劳伦斯的性别意识

李晓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为了实现人与其周围世界和谐平衡关系的建立,劳伦斯从人类基本关系入手,在作品中不断寻求着男女性别角色的正确定位。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而内部和谐的理想化人物的典型则充分体现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身上。梅勒斯是集劳伦斯理想男人之大成者,全身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男性气质,同时又具有极其温柔的个性魅力。梅勒斯的形象寄予着劳伦斯性别两极并存的理想,是劳伦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中新的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

关键词: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梅勒斯;和谐;温柔;双性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3-0394-04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20世纪最伟大而又颇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直以探讨男女关系及地位为重要主题,评论者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对他的评论褒贬参半。有的批判劳伦斯具有强烈的男性崇拜意识,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以约翰·默里(John M. Murry)为先,而后是西蒙·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和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对他进行的批评。而有的评论家赞扬劳伦斯具有敏锐的女性意识,其中以阿奈丝·宁(Anais Nin)对他的赞扬最具代表性。这些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评论充分表明劳伦斯性别意识的复杂性和深入性。如果没有探求其中深邃的哲理内涵,对此进行的研究将是肤浅的和片面的。本文通过对劳伦斯在作品中不断探索完美性别角色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具有双性和谐的人格,寄予着劳伦斯对未来社会完美品质和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

一、劳伦斯对生命和谐和平衡的追求

劳伦斯在其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着生命的和谐和平衡。如何达致人与周围万物的平衡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甚至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在《为查泰

莱夫人的情人》一辩》中,他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与宇宙重新建立关系,一种生气勃勃、充满滋润的关系。”^{[1](354)}而其中劳伦斯把建立男女之间和谐平衡的关系置于所有关系中最重要位置。他认为两性之间的和谐首先必须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因此,男性和女性的自我实现和完善成为了劳伦斯拯救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的关键。

劳伦斯的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对男性人物的刻画中,男性形象在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变化体现了劳伦斯对完美性别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劳伦斯的小说中,男性主要以两类形象出现。一类是在两性关系相互颠倒,家庭处于不和谐状态的男性,他们失去了家长的地位,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自我丧失并且孤独封闭,其结局是在家庭和社会中无所适从,甚至悲惨死去。在劳伦斯早期的长篇小说中,这一类人物比比皆是。《白孔雀》中的乔治、安纳贝尔,《儿子与情人》中的莫瑞尔,《虹》中的布朗温,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这类男性的典型代表。

另一类是基于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而创造出来的男性形象,他们体现出男性中心社会的主要特征,以家长的身份出现,把女性完全置于支配与占有之下。在他们的眼里,女性存在的价值只是充当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这类男性因为曾经失去或害怕失去自我而走向性别的极致,对女性有着仇恨的心理。如:《狐》中的亨利,《阿伦的杖杆》中的阿伦,《上尉的

布娃娃》中的上尉。这种父权社会集中代表的男性形象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被进一步异化,则成为了物质和机器的附庸,完全丧失人的天性。《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尔德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福就是这类机器文明的产物。

劳伦斯创作中的男性人物形象被认为是“反复多变”的,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很多人感到困惑不解。仔细研读他的作品,可以认为,其实劳伦斯是在不断寻求着性别角色的正确定位以达致人类基本关系的和谐和平衡。因此,为了探求两种性别之间的和谐平衡,促使整个世界平衡状态的实现,针对不同时期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不同,劳伦斯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在男女二极之间摇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女性地位低下,男性权利的传统观念起着绝对性的支配作用,劳伦斯极力弘扬妇女解放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并且开始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取代男人的位置,女权主义的思想意识开始出现。由于妇女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明显加强,男人对自身状况的控制力和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被削弱,男性地位受到威胁。此时的劳伦斯开始对妇女在社会中的新形象表示不安,于是他的男性优越论开始出现在作品中,《阿伦的杖杆》《袋鼠》和《羽蛇》就充分体现出他对男性权利和领导地位的探求。

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塑造的这些男性,显然不是劳伦斯所期冀的。男性如果完全屈从于女性的强烈支配意识,将会因为失去自我而变得空虚并且缺乏激情和生命力,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而如果过分强调传统的男性性别身份,以至于走向性别的极致状况,这样的男性就会丧失爱和宽容的能力,单纯去追求自我的利益、家庭的形式和物质财富的囤积,这类男性也必定无法找到生活的幸福。

在不断的探求中,劳伦斯逐渐意识到个体完整和谐的重要。如果说《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的出现代表了劳伦斯心中理想人格的雏形,那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则是集劳伦斯理想男人之大成者,他寄予着劳伦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中新的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

二、理想人格的化身——梅勒斯

梅勒斯生机勃勃的男性气概和极其温柔的女性气质使他成为了劳伦斯笔下的理想人物。梅勒斯是

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代表着一种新生的自然的活力,是个体完整统一的人。他的男性气质首先体现在他阳刚气十足的强健身体,在小说中,作者多次让梅勒斯展现他的男性特质。不仅如此,梅勒斯内心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和力量,他勇敢、自信、独立、有责任心,是个有思想的男性。当他不畏世俗与康妮相爱后,便决定承担起爱人和未来父亲的职责,为新的生活打算着,而不愿意依靠康妮的钱过着寄生虫的生活。他完全不屑于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过着简单却真实自然的生活。对于未来,他尽管有过疑虑,但还是充满信心和希望。

梅勒斯颇具魅力的女性气质充分体现在他对周围万物的热爱以及他温柔的个性上。显然,劳伦斯曾打算以《温柔》为该作品的书名是有其深刻含义的^{[2](378)}。文中字里行间温柔的情意和“温柔”一词的反复出现,寄托着劳伦斯对人与万物之间和谐关系的渴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在梅勒斯与康妮的关系上,温柔带来的是两性的平等和两情相悦。劳伦斯曾在书信中写道:“男人和男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应是温柔、敏感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的关系。”^{[2](385)}梅勒斯与康妮关注的不是权利、金钱和成功,而是两性的关系和生活的质量。他们之间的温柔,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在小说中,作者反复用“kindly”,“gently”,“caress”,“softly/soft”这些表达温柔之意的词来展现梅勒斯和康妮之间的爱。而康妮的话更是梅勒斯温柔个性的印证:“要我告诉你吗?你有什么东西是别的男人所没有的,而且是创造未来的东西?……那就是你自己的温柔的勇气”^{[1](300)}。基于温柔关系的这种爱,使得建立在灵与肉的自然平衡和相互尊重上的生活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勒斯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和热爱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样孕育着他温柔的女性情愫。作品中好几处都详细提及他以温柔细腻的母爱之心照顾着母鸡和小鸡,并给它们修葺舒适的鸡棚以避风雨。梅勒斯对生命的热爱也延及到了他所居住的环境,在工业革命的废墟中仅存的小树林成了梅勒斯摆脱世俗的惟一空间,清新静谧的小树林中,草长鹰飞,花开花谢,处处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和温柔的力量。梅勒斯和他所保护的森林世界构成了一幅和谐宁静、物我浑融、天人合一的美丽图画。

在梅勒斯眼里,原本有着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却因为附近煤矿场的喧嚣与滚滚浓烟而变得肮脏丑恶。机器文明的罪恶和人性的念婪在吞噬着这个原

本美丽和谐的世界,他对此感到无尽的痛惜和忧虑,梅勒斯身上这种丰富的女性同情心同样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深深热爱,以及对和谐平衡世界的向往。

梅勒斯有着质朴而不矫情的品性,对人生的自然和谐之境满怀着热烈追求。他既有着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应有的强健、勇敢和自信,又对世界充满着女性的温柔和热爱,他是劳伦斯笔下理想化人物的化身,是劳伦斯对未来社会完美品质和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

三、梅勒斯的形象符合劳伦斯性别两极并存的思想

在作品中,劳伦斯不懈探索的主题是如何以和谐统一的两性关系来达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和谐,他认为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是既保持各自的独立,又和谐统一,是平衡相处的统一体。劳伦斯这种性别两极并存的观点应用到个体身上,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双性同体的观点。双性同体是一种两极共存的统一体,是人类试图回归原始统一状态的最终和最高的理想。

劳伦斯承认,一个人无论是在身体或心理上,都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男性和女性存在互补的关系。“每一位男子都有着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这种男性特征总是在争取绝对优势;每一位女子也同时有着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女性特征总是有着绝对优势。”^{[3](481)}这一点与现代心理学家容格提出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原型概念非常吻合。容格认为,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理中的柔性,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人心理中的刚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常常具有两性趋向,要想使人格和谐平衡,就需要人格中的异性特征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体现。换句话说,如果只重视男性特征或只强调女性特征,使得性别意识走向绝对化,那么两性在一个人身上就不可能和谐相处,这样个体的心理就会出现问題,平衡的关系会遭到破坏。容格提出,“理想的人格既要有真正的自我又要有适度的人格面具。”^[4]这与劳伦斯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劳伦斯既赞同两性差异,又反对俗定的性别模式,他主张男女和谐平衡,而不失其各自的特征。

“双性同体”观早在人类社会的神话中就普遍存在,在人类原始思维中,世间万物都是处于一种阴阳合和的均调状态。在很多神话中,天和地本是双性

同体,而代表宇宙生殖力的神大多都是双性同体的永恒结合。在古希腊,最初的天神是一个类似原型的完人概念,自身内部的两性合为一体。圣经《旧约》中也暗示,上帝就是一个双性同体的形象。双性统一体在神话中通常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被赋予奇能异秉,具有凡人所不及的特质,能够给世界带来生命和活力,并且超越了一般历史性存在。因为,“其兼具阴阳的身体,就成为天、地、人的宇宙性结合的能动性有机生命的隐喻表现了。”^[5]从柏拉图起,双性同体除了代表完人的形象外,在内涵上更多地具有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超越。在现代文学创作上,伍尔芙提出:“伟大的作家是双性同体的。”而双性同体常被定义为:“一个个体既具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和细致等性格,按情况需要而作不同表现。”^[6]如此看来,有着双性同体特征的个体是兼有传统意义上男女两性人格优点和长处的人格类型,在现代意义上类似完人形象。双性同体特征能将两性存在的对立和矛盾得到统一,消除性别的绝对极化,充分发挥两性的优势,使个体在极大的程度上达到和谐、完整和平衡,实现整合的人格。

梅勒斯生机勃勃的男性气概和温柔的个性魅力使他成为了双性同体的理想人物。劳伦斯就是想通过性别两级的并存,达到个体自身两种对立倾向的和谐和平衡,寻求人类已失去了的完整的个体。因此,梅勒斯形象的创作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是劳伦斯对当时社会不平衡的两性关系所做出的恰当反应。理查德·奥尔丁顿曾这样评价劳伦斯,“劳伦斯虽然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他却觉得对世界负有责任。”^{[7](425)}对于衰败、腐朽而混乱的世界,劳伦斯时常感到忧心忡忡。如何拯救人类、如何才能找寻人类失去的乐园,劳伦斯充分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很凑巧的是,当劳伦斯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忧虑时,他在美国居住时常被当地人称做是“长得像基督的外国人”^{[7](383)}。

在创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作品时,劳伦斯所处的英国社会处于混乱状态中,战争、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美丽的自然环境,在人们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这是一个男权控制一切,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充斥的世界,劳伦斯感到悲伤和痛苦。在他眼里,英格兰的一切就是毁灭、腐败、垂死而毫无希望。出路在哪里?当性别的极权化把人类引向彻底违反人的天性的道路时,人类就开始意识到社会需要得到校正。劳伦斯渴望着能

将这个走向极致的男权社会进行融合,达到平衡的状态。劳伦斯在不断的尝试中深刻地意识到,“男女的悲剧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生活中一方的过度发展是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的。”^{[3](509)} 男性的极权化带来的将是女性极权化更猛烈的反抗,反之亦然。男女“两极”的强化势必陷入性别中心主义,在这种性别极端化的状态下,世界永远难以保持平衡。矫枉过正,事之常理。为了达致阴阳谐和、刚柔相济的中和之状,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强调个体的平衡以及与万物温柔和谐的关系。在作品中,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呼吁对当时西方文化过分攻击性的倾向进行柔化改革,描绘着男女二元对立到男女霸权话语均得到消解后两性完美融合的发展景观。

因此,在他最后一部重要小说中,即使面临严重的疾病和各种阻挠,他毅然完成了梅勒斯这个既刚又柔的理想人物的创作。正如劳伦斯所期望的那样,梅勒斯是灰烬中涅槃的凤凰,是被投入熔炉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人性。劳伦斯期望双性和谐之体——梅勒斯的诞生能使这个混乱的世界达到基本平衡,人类能够找回失去的乐园。

四、结语

其实,劳伦斯的性别理论不是追求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并非颂扬“大母亲”形象,而是在不断地寻求为使社会达到平衡状态的人的完美状态。在梅勒斯

身上,体现了劳伦斯对未来人格重构大方向的思考,也寄予着他对未来文化整合的深层情愫。当然,在劳伦斯时代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是很艰难的。然而,从他作品中渗透出来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具有开拓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性别相融解放的不仅是女性,男性同样会得到解放。为了充分地实现自我,恢复人与万物和睦相处的关系,达到拯救整个人类的目的,劳伦斯所在的社会和当今的这个世界都在呼唤一种完美的人格和最理想的男女两性关系。因此,双性和谐的人格不仅是消解男女不平衡的人格发展的最终理想,也是现代社会对于理想人格的终极追求。

参考文献:

- [1] Lawrence D. H. *Lady Chatterley's lover*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8.
- [2] James T. Boulton.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McDonald Edward D. *Phoenix: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 H. Lawrence*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 [4] 霍尔. 荣格心理学入门 [M]. 北京:三联书店, 1987. 67.
- [5] 孙康宜. 性别理论与美国汉学的互动研究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增 17(1): 51-55.
- [6]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5)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300.
- [7] 理查德·奥丁顿. D. H. 劳伦斯传 一个天才的画像,但是...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D. H. Lawrence's sexual theory reflected in Mellors

LI 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gain the natural rapprochement between man and his universe, D. H. Lawrence begins with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es, and searches for proper gender roles in his writings. Actually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depends on the inward harmony of the individual. Oliver Mellors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is such an idealized man, who has got the best of both man's vitality and feminine tenderness. He is representative of D. H. Lawrence's theory of keeping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poles of male and female, and he signifies a perfect personality that D. H. Lawrence hopes to see in the future society.

Key words: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Mellors; harmony; tenderness; androgyny

[编辑:苏慧]